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二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鲜卑族与山西

管笑蓉 著

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广阔而苍茫的林海，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建立北王朝后，基本统一了我国北方地区。北魏后期，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从孝明帝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坐镇晋阳，遥控洛阳，北魏的权力中心由河南转向山西。拓跋鲜卑族被逐渐汉化，融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中。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2辑)

鲜卑族与山西

管芙蓉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52-6

G·8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	-----

一、鲜卑族及其各部族	(2)
------------------	-----

(一)大鲜卑山:鲜卑族的摇篮	(2)
----------------------	-----

(二)檀石槐联盟与鲜卑各部族	(3)
----------------------	-----

二、鲜卑族的迁徙	(5)
----------------	-----

(一)东部鲜卑的迁徙	(5)
------------------	-----

(二)北部鲜卑的迁徙	(10)
------------------	------

三、鲜卑族的辉煌	(22)
----------------	------

(一)定都平城 马背打天下 ...	(22)
-------------------	------

(二)实行文治 汉化谱新篇 ...	(26)
-------------------	------

四、鲜卑族融入汉族	(29)
-----------------	------

(一)迁都洛阳 民族大融会 ...	(29)
-------------------	------

(二)乱世晋阳 社会大转轨 ...	(34)
-------------------	------

引 子

鲜卑族起源于何地？鲜卑各部族间是怎样的关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鲜卑族及其各部族是怎样演化流变的，他们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是鲜卑族的摇篮，大兴安岭是广阔而苍茫的林海，其北段是最完整最宽阔的地带，世代生存于此的鲜卑族先民属于原始的森林民族。鲜卑各部漫漫南迁，从森林到草原，成为继匈奴之后称雄北方草原的又一个古代民族。东汉后期，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成为鲜卑共同的首领，控制着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檀石槐死后，鲜卑大联盟解体，各部开始分化独立。东部鲜卑分出宇文部、慕容部、乞伏部和段部等。北部鲜卑为拓跋部和与它同源的秃发部等。

拓跋鲜卑再次向南发展，势力更加强盛。代国时期的拓跋部，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攻灭。公元386年重建代国，不久改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北魏王朝。其后北魏继续向中原扩张，到拓跋焘时，北魏基本上统一了我国北方地区，鲜卑族因此成为北部中国的统治民族。北魏在平城定都的97年，是鲜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后迁都洛阳，拓跋鲜卑加速了与汉族的融合。内迁中原的其他鲜卑部族，已先后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不存在，鲜卑连同它的文化都成了

汉族和汉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鲜卑族及其各部族

(一)大鲜卑山：鲜卑族的摇篮

鲜卑山是鲜卑族的起源地。史籍记载的鲜卑山有多处，诸如大鲜卑山，棘城鲜卑山，塞外鲜卑山，阿干鲜卑山等等。那末，鲜卑族的起源地到底是哪个鲜卑山？

上世纪80年代初，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发现的鲜卑石室，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此，确定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是鲜卑族的原始栖息地；大鲜卑山之外的诸多鲜卑山，是随着鲜卑族的迁徙历程而后出现的山名。

鲜卑石室即今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山巅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游的一条山谷嘎仙沟中。地理坐标北纬 $50^{\circ}38'$ ，东经 $123^{\circ}36'$ ，属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山巅东侧，林海苍茫，峰峦层叠，古木参天，松桦蔽日。嘎仙洞坐落在一道巍然陡立，高达百米，石色斑驳的花岗岩峰壁上。洞口在半山腰，离平地25米，略呈三角形，朝西南向。洞间宏伟，有如大厅，南北长90余米，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面积约2000平米，可容纳数千人。

大兴安岭一带的相关考古发掘表明，大鲜卑山即是拓跋氏“北部鲜卑”的起源地，同时是慕容氏、宇文氏等“东部鲜卑”或称“南部鲜卑”的起源地。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的先祖均系

大鲜卑山的原始居民；并且，与鲜卑同属东胡族系的乌桓，最初也是由大兴安岭北段的乌桓山走出来的。

（二）檀石槐联盟与鲜卑各部族

鲜卑各部族，包括东部鲜卑（或称南部鲜卑）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等部族以及北部鲜卑的拓跋氏部族。慕容氏、宇文氏、拓跋氏是构成鲜卑族的三大主体部族。

鲜卑各部族同源而异流，“同源”是说他们共同来源于大兴安岭北部大鲜卑山，“异流”，是指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的年代及其迁徙的方向、路线和历程有异。大体上说，东部鲜卑的迁徙方向为东南向，即由大鲜卑山向东南沿嫩江流域逐步迁徙；北部鲜卑的迁徙方向为西南向，即由大鲜卑山向西南迁往呼伦贝尔草原进而逐步迁徙。并且，被称为东部鲜卑的这支，比拓跋鲜卑南迁的年代至少要早几个世纪，只是最初南迁的情况未见文献的明确记载。北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南迁大泽的年代约在东汉年初，属于同一时期的今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拉布达林墓群，可能是其初出森林的头一个停留之地。那么，东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的年代应当在战国至西汉以前。

檀石槐是率领鲜卑族勃然崛起于大漠草原的杰出军事首领，他的历史功业主要在于两方面：

一是加强军事掠夺，扩充势力范围。在今山西阳高县东北300余里的河北尚义县东洋河上建立政治中心王庭。并以强大实力，展开大规模军事扩张。原匈奴活动的地盘尽归鲜卑占据，鲜卑由此成为雄踞大漠草原的强大势力，对汉王朝北部边防构成严重威胁。

二是建立权力机构，强化政治统治。鲜卑尽据匈奴故地后，檀石槐屡寇掠汉边而拒绝与汉和亲，同时，仿照匈奴遗制，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各部设大人，由此组成强大的军事联盟。檀石槐建立的权力机构，基本上已不是按血缘组合的原始氏族公社，而是按地域划分的国家政权雏型；这个按地域划分的中、东、西三部及其辖属诸邑落，也已具有了地方政权的性质；虽然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诸部大人世相传袭，也可见这个权力机构已为世袭王位与世袭贵族奠定了基础。

鲜卑诸多部族，按其自汉代以来主要活动地域的不同又有“东部鲜卑”、“南部鲜卑”、“北部鲜卑”、“河西鲜卑”、“陇西鲜卑”、“徙河鲜卑”、“辽东鲜卑”、“辽西鲜卑”等称谓。诸如：活动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被称做“东部鲜卑”。

相对于辽河流域的东部鲜卑，拓跋氏先世，由遥远的北方大兴安岭森林地带迁到呼伦贝尔草原，进而迁到漠南匈奴故地，从此始以“拓跋”为氏。于是史家遂称拓跋氏先世为“北部鲜卑”。相对于北部鲜卑，辽河流域的东部鲜卑显然位于遥远的南方。于是史家遂有“两种南、北鲜卑”之称。又称辽河流域的东部鲜卑为“南部鲜卑”。

“河西鲜卑”是活动于黄河河套以西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秃发氏。“秃发”即“拓跋”之音转。据史载，秃发氏先祖匹孤为拓跋氏圣武皇帝诘汾长子、神元皇帝力微长兄，当年，匹孤率部从塞北阴山一带迁徙河西，形成河西鲜卑，并于十六国时建南凉政权。

“陇西鲜卑”是活动于陕、甘间陇山之西甘肃一带的乞伏氏，于十六国时建立西秦政权。

“徒何鲜卑”源自前燕政权的创建者慕容廆。慕容氏是活动于辽河流域的东部鲜卑(或南部鲜卑)。慕容廆及其父、祖曾往返迁徙于辽东和辽西,慕容廆继位后,“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徒河”或称“徒何”、“屠河”,在今辽宁锦州市西北一带,于是有了“徒何(河)鲜卑”之称谓。于是,慕容廆之父涉归即被称做“徒河涉归”;于是,慕容廆之庶兄、后曾建吐谷浑政权的鲜卑吐谷浑部首领吐谷浑其人,或被称之“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本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兄也”,或又被称之“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于是,也就有了“辽东鲜卑”和“辽西鲜卑”的不同称谓。

拓跋鲜卑历史上有过两位推寅,宣皇帝推寅和献皇帝邻,均为拓跋鲜卑的兴旺发达立下了不朽功业。宣皇帝推寅率部南迁,来到低洼沼泽湿地呼伦湖畔,拓跋氏先祖的社会生产生活从此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献皇帝邻及其继位者圣武皇帝诃汾时代,即东汉末年桓帝时代,拓跋氏先祖由大泽再度南迁漠南,始居匈奴之故地,建国拓跋,因以为氏,从此始称“拓跋氏”,此前只称“鲜卑”,并无“拓跋”之称。力微之前拓跋氏早期活动的漫漫历史行程,尚属口耳相传留下来的记录而非确切纪年的信史。

二、鲜卑族的迁徙

(一) 东部鲜卑的迁徙

关于东部鲜卑的起源,只能靠考古发现提供的实物印证。

据考证推断,东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的年代应当在战国至西汉以前。在嫩江流域发现的具有鲜卑文化基本特征的若干遗存,虽已大体勾勒出东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后的活动踪迹,但却还不能同嘎仙洞鲜卑石室为中心的大鲜卑山直接相连,这一缺环,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探索。

自西汉初匈奴破东胡,至东晋十六国慕容氏前燕政权建立,东部鲜卑的迁徙历程,已经有较多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为依据。再参照米文平《鲜卑史研究》有关东部鲜卑与北部鲜卑“同源而异流”以及“东部鲜卑历史文化的轨迹”等论述,分别考察西汉初年之前和西汉初至东晋十六国前燕政权建立前东部鲜卑的迁徙历程。

1. 西汉初年之前东部鲜卑的迁徙历程

这方面的考古遗存,目前已经发现的主要是吉林大安市的大安渔场鲜卑墓地,位于洮儿河与嫩江交汇处的月亮泡南岸。据考古鉴测,其“文化面貌,同札赉诺尔古墓群等遗存有很多的一致性。”札赉诺尔位于大兴安岭北部西南侧呼伦贝尔湖北岸,是北部鲜卑南迁大泽来到此地留下的遗迹,年代约当东汉中期,其文化面貌同大安渔场墓地大体一致,说明大安渔场墓地属于鲜卑文化遗存。

鲜卑文化遗存一脉相承的基本特征,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陶器类型比例和器表纹饰方面。大安渔场墓地当是东部鲜卑走出大鲜卑山,沿嫩江流域向东南迁徙历程中,于战国至西汉初年之前,来到洮儿河与嫩江交汇处一带留下的遗迹。由于考古工作缺环,在大安渔场以北地区尚未发现同类遗址,还不能同嘎仙洞石室为中心的大鲜卑山直接相连,因此,东部鲜卑开

始走出大鲜卑山的确切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探索。

2. 西汉初至前燕政权建立前东部鲜卑的迁徙历程

西汉初至东晋十六国前燕政权建立前,年代跨度约近五个半世纪。西汉初匈奴破东胡,时值秦汉交替,楚汉相争,其年代当在西汉始年的公元前206年左右。从这时起,至十六国前燕政权建立(337年,东晋成帝咸康三年),东部鲜卑的迁徙,大体上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其一,远窜辽东塞外时期。

这是匈奴破东胡后东部鲜卑的第一个迁徙地。也就是《三国志》、《后汉书》所载“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与乌丸相接”之地。这说明,当东胡被匈奴破灭后,作为“东胡之余”、“东胡之支”的东部鲜卑,可能是由原居住地洮儿河与嫩江汇合处的大安渔场一带逃窜到了辽东塞外。这里所说“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鲜卑山,显然不是大兴安岭北部以嘎仙洞为中心的大鲜卑山,也不会是辽东塞外古有之山名,而是他们迁来后称此山为鲜卑山罢了,是在迁徙历程中遗留下的山名。

匈奴破东胡后,“乌桓分布在以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区”即内蒙古赤峰境内西拉木伦河岸一带,“乌桓据以自保的乌桓山,据考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赤峰市阿鲁科尔附近”。可见,东部鲜卑活动的辽河之西一带同乌桓活动的内蒙古东南部在地理上是相接的。在这里,东部鲜卑度过了迁徙历程中的辽东塞外时期。

其二,迁入乌桓故地时期。

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族系，匈奴破东胡后，乌桓与鲜卑同受匈奴奴役。至汉武帝时，“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乌桓迁出后，东部鲜卑随之迁入乌桓故地。

匈奴破东胡后，乌桓据以自保的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即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以北、霍林河以南地带，因这里曾一度是乌桓集聚之地，故称乌桓故地。乌桓被迁至五郡塞外后，东部鲜卑随之由辽东塞外大凌河流域来到了这里。

汉武帝破匈奴的战争，从元光二年（前133）起，持续了15年之久，其中有三三次是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大战役，这就是卫青，霍去病先后于元朔二年（前127）、元狩二年（前121）和元狩四年（前119）连续三次对匈奴的歼灭性打击。元狩四年，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兵深入，袭击匈奴主力。卫青出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塞外千余里，击败匈奴单于，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塞外二千余里，大破匈奴左贤王（匈奴左地之兵、东部之兵）。“是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同时，为防御匈奴进犯，武帝遂将乌桓由其故地迁至上谷等五郡塞外，东部鲜卑便在这时迁入乌桓故地。

其三，迁至五郡塞外时期。

东汉初光武帝建武年间，乌桓被汉王朝迁居塞内后，成为东汉抗击匈奴、鲜卑的边防力量。乌桓被迁出的五郡塞外，即是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紧邻的外长城以北地带。乌桓迁居塞内后，东部鲜卑随之迁入五郡塞外。

东汉所以使乌桓驻于塞内诸郡以抗击匈奴、鲜卑，是因为

匈奴与鲜卑曾一度大规模入侵，威胁东汉边塞。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彤对此次入侵进行了歼灭性反击，使鲜卑与匈奴大为震怖，四年后，鲜卑便开始与汉交往。祭彤反击战，震怖了匈奴，归化了鲜卑，解除了“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之患，更重要地是使鲜卑与乌桓与汉通好，共抗匈奴。匈奴连遭打击，势力衰败，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继续与汉为敌的北匈奴终于在40余年后的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被彻底击败后西迁，匈奴政权瓦解。

东部鲜卑迁至五郡塞外时期，开始与汉“通驿使”，入汉“朝贡”，事实上已开始成为东汉国家的少数民族之一了。汉和帝永元三年，北匈奴被彻底击败西迁后，鲜卑转徙其地，并收容了留在当地十余万落“匈奴余种”，“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东部鲜卑迁至五郡塞外时期，开始获得大发展。到了东汉末桓帝年间，终于组成了以檀石槐为“大人”的强大的鲜卑军事大联盟，为东晋十六国时期东部鲜卑建立割据政权铺垫了道路。

东部鲜卑从汉初迁至五郡塞外，至东晋十六国慕容氏建立割据政权之前，一直活动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流域一带。

其四，加入檀石槐联盟时期。

这是东部鲜卑迁徙历程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进一步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即东汉末桓帝年间加入檀石槐联盟时期。

东汉桓帝、灵帝年间的檀石槐联盟，是鲜卑民族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当时，东部鲜卑已经入据东汉边郡，北部鲜卑已由呼伦贝尔迁来漠南阴山，北匈奴被击败西迁后，匈奴势力瓦解，从而

为东部、北部两支鲜卑大联合、大拓展创造了际遇，于是，桓帝年间，檀石槐被推为“大人”后，即以今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弹汗山啜仇水”为统治中心“王庭”，组成了鲜卑部族军事大联盟，把鲜卑势力推向鼎盛。

檀石槐联盟主要是由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构成。据史家考证：檀石槐联盟中的中部大人之一的“慕容”，当是东部鲜卑慕容部首领；东部大人之一的“槐头”，当是东部鲜卑宇文氏首领“莫槐”或称“莫那”；西部大人之一的“日律推演”，当是北部鲜卑拓跋部首领、号称“第二推寅”的献皇帝邻。

檀石槐联盟的建立，实现了鲜卑各族的大凝合，大集聚，它把自大鲜卑山以来鲜卑民族发展的历史推向了鼎盛，标志着继东汉初年匈奴势力解体后，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在中华大地的北疆勃然崛起。

檀石槐联盟解体后，东汉王朝亦随之走向灭亡。曹魏年间，檀石槐的后继者，继续进犯中原王朝边郡。东部鲜卑历经曹魏、西晋年间的进一步拓展，于东晋十六国时建立了第一个割据政权，即慕容氏前燕政权。从此，东部鲜卑结束了自大鲜卑山以来的漫漫迁徙历程，投入了群雄割据的十六国纷争，并先后建立了政权。

（二）北部鲜卑的迁徙

北部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王朝之前，在内蒙古大地的迁徙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大兴安岭北部大鲜卑山时期；呼伦贝尔大泽时期；漠南阴山时期。

1. 大兴安岭北部大鲜卑山时期

拓跋先祖在大鲜卑山繁衍生息了七十余世，约一千四五

百年。这是拓跋鲜卑发展史上年代跨度最长的时期。

鲜卑石室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山巅东侧，嫩江支流甘河上游的一条山谷嘎仙沟中，现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鄂伦春人至今流传着许多嘎仙洞的神话传说。其中之一便是“嘎仙洞”之名的由来。

据说，从前盘踞这个山洞的是一个长了九个脑袋的恶魔，名叫“满盖”，他无恶不作，害得人们不得安生。一位名叫“嘎仙”的英雄射手，决心智斗满盖夺回山洞。第一回合是答问题：大兴安岭山峰有多少，河流多少条？满盖答：山峰九百个，河流四百五十条。嘎仙笑道：五岁孩子都知道山峰一百个，河流五十条，两山夹一沟嘛！你的九个脑袋，把一当成九，所以答错了。事前有约定：答错者退出山洞。但满盖仍不服输。于是有了第二回合射箭比武：以西南方山顶的古砬子为靶，三箭连中者便是山洞的主人。满盖箭箭落空；嘎仙箭箭透靶，石砬子被穿出个大窟窿。人们无不笑满盖：脑袋多想得不集中，眼睛多看得不集中，所以箭箭落空。垂头丧气的满盖只得认输，把山洞让给了嘎仙。从此人们便称山洞为“嘎仙洞”，西南方山顶那个被箭穿出个大窟窿的石砬子就叫“窟窿山”了。

长期生活于大兴安岭森林带的原始森林民族，以捕猎野生动物、食其肉衣其皮为主要谋生手段。

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把大兴安岭森林带的生态环境比喻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并以其诗画般的形象语言描述道：

“重重叠叠的山岭和覆盖着这些山岭的万古长

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和呼伦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与世隔绝,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们传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

处于深山密林的拓跋先祖,世代以游猎为生,生产力低下,加之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发展异常缓慢。

2. 呼伦贝尔大泽时期

拓跋先祖在宣皇帝推寅时,开始从大兴安岭北部森林带走出来,南迁大泽。大泽,指大兴安岭西南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之西南边地,也正是大兴安岭北段之西南,是一片低洼沼泽湿地。

进入大泽时期的拓跋先祖,其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是走出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生态环境带,来到了水草茂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全新的草原生态环境带;二是逐步摆脱了森林游猎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摆脱了完全依赖野生动植物为生长期与世隔绝的封闭型生存状态,开始了以草原生态环境为依托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进入了驰骋奔放的开放型生存状态;三是社会组织形式,不再是众多父系氏族和血缘部落构成的松散的原始部落群,而是发展为较具集中性的若干部落联盟,再进而组合为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部落联盟,再进而组合为具有军事政治功能的部落军事政治大联盟,一步步向着国家政权形式过渡。

总之，拓跋先祖进入呼伦贝尔大泽时期后，广阔无垠的草原生态环境，迁徙游牧的经济生活方式，一步步把他们造就成了英雄的马背民族。就像剪伯赞《内蒙访古》所描述的，呼伦贝尔草原成为“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当他们“在呼伦贝尔草原装备好了，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开创他们的历史伟业。

在拓跋鲜卑发展史上，呼伦贝尔大泽时期承前启后。他们不仅摆脱了大鲜卑山时期长期与世隔绝的原始的森林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更重要地是为他们走向漠南阴山匈奴故地，进而跨长城，越黄河，入主中原，建立国家政权，在中华民族大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进行了充分准备。

关于拓跋先祖由大鲜卑山迁往呼伦贝尔大泽的迁徙年代和迁徙路线，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一系列考古遗存提供了直接的地下实物印证。

3. 漠南阴山时期

漠南即蒙古大漠南部阴山一带。献皇帝邻在位期间，鉴于荒凉偏远的呼伦贝尔草原不宜建都立国，于是决定再度“南移”，迁徙漠南阴山一带的匈奴故地。诃汾继位后，遂率部出发，来到了匈奴祖先的发迹地漠南阴山一带。这次率部南移的实行者为圣武皇帝诃汾，决策者却是其父献皇帝邻。这是拓跋先祖继宣皇帝推寅第一次率部“南迁大泽”后的第二次“南